

禁欲者

欲望三部曲

西奥多·德莱塞 著 吴群 王彩慧 译



九洲图书出版社

《欲望三部曲》之三

禁 欲 者

[美]西奥多·德莱塞 著
吴 群 王彩慧 译

九洲图书出版社
· 北京 ·

THEODORE DREISER

The Stoic

根据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版本翻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禁欲者/(美)德莱塞(Dreiser, T.)著;吴群,王彩慧译,-北京:
九洲图书出版社,1999.1

(欲望三部曲;3)书名原文:The Stoic

ISBN 7-80114-350-7

I. 禁… II. ①德…②吴…③王…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6461 号

禁欲者

出版: 九洲图书出版社(北京市车公庄大街6号,北京市市委党校2号楼)

邮编: 100144 电话: 68366742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联印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87 千字

印张: 11.25

版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书号: ISBN7-80114-350-7/I·75

定价: 18.00 元

第一章

弗兰克·考坡伍德在芝加哥遭到惨败：花了很长时间想争取延长一个五十年的特许经营权，结果却劳而无功。为此，他感到非常气馁。同时，他还不得不面对两个叫他大伤脑筋的问题。一来，岁月不饶人，他已经年近六十了。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还是那么精力充沛，可他自己却深深感到大不如从前了。要与那些在心智上比自己弱可体力上比自己强的人较量，弗兰克不免有些力不从心之感。如果特许经营权能延期的话，就是五千万美元的收入，而现在要一下子去筹措这么一大笔钱，谈何容易！二来，在他看来，迄今为止他还没有建立起什么有价值的社会关系。换句话说，他在社会上还算不上什么呼风唤雨的人物。究其原因，年轻的时候他在费城坐过牢。再有，与艾琳的婚姻除了只能为他的生活添上一笔不幸的色彩之外，对提高他的社会地位没有丝毫帮助。加之他本人天性乖戾，刚愎自用，还有那种不尽情理的个人主义态度，凡此种种，使得原本可以与他结交的人也都对他敬而远之了。

考坡伍德生性不屑结交那些比自己软弱无能的人。结交软弱无能的人在他看来最多不过是在浪费时间，不仅谈不上有什么意义，而且简直有辱自己的身份。另一方面，考坡伍德发现那些刚毅机敏、举足轻重的人往往难于攀交，尤其在芝加哥这个地方。他们当中不少人都争过权、夺过利，结果他们就联起手来对付他，并不是说他的道德观念或耍弄的权术手段与他们乐于奉行或愿意接受的有什么相左，而是因为，他，一个实足的外地人，胆敢闯入被他们视若禁脔的金融领域，并且只用了比他们短得多的时间居然

就爬到他们的头上，赢得了比他们更多的财富、更高的权势。再说了，他在金融界如此得意本已惹得那些人妒忌不堪了，他竟然还大肆勾引他们的妻子，引诱他们的女儿。这些人当然决定要孤立他、排斥他，这一点他们差不多已经做到了。

说到性，考坡伍德在这方面始终渴望能够随心所欲，而且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但同时，他又始终幻想在某个地方能邂逅一位丰姿绰约、飘逸出尘的女人，令他情不自禁坠入爱河。当然，不一定是那种山盟海誓、忠贞不渝的爱情，他可从不愿意这么约束自己，只求在相互理解、倾心相爱的基础上真诚的结合。这八年来，他觉得自己真的已经找到了心爱的姑娘，她就是贝丽莱西·弗莱明。但是，他的个性魅力和社会声望显然并没有能征服她，他那套对付女人屡试不爽的手腕不仅在她身上行不通，相反，她高雅的审美情趣和咄咄逼人的性感魅力使得他如醉如痴。他坚信，如果他还是单身肯定能娶她为妻。那么，凭她的青春美貌、聪颖自信，她一定能够为他建立起与他的权势和财富相配的社交背景，并替他精心维护。

不管考坡伍德想与艾琳分道扬镳的念头有多么坚定，他始终还是摆脱不了艾琳，艾琳是打定了主意坚决不放手。芝加哥的铁路之争就够让他烦心了，如果还要为自由而战，那真是叫人难以忍受。此外，贝丽莱西的态度也让他捉摸不透，她没有一点儿一定会跟从他的迹象，她的眼睛似乎只盯着那些比他年轻的名门之后，自己却无论如何也没法给她这种高贵的门第，这使他平生第一次体会到所谓情场失意的滋味。他一连几个小时把自己关在房中，自叹自怜在商场上和情场上都是一败涂地。

但贝丽莱西突然来到他面前，出人意料地宣称她属于他了。考坡伍德像是获得了新生，顿时恢复了往日勃勃的雄心。他感到自己终于获得一位能助他获取权力、名誉和威望的女人。

虽然贝丽莱西一开始就开诚布公地说明了委身于他的原因——“我想你现在也许需要我……我已经决定了。”然而说这番话

的时候，她的神情中分明流露出因为生活和社会对她的伤害而感到的委屈，同时她要为刚出道时所遭受的一切欺凌寻求某种形式的补偿。她的回心转意让考坡伍德欣喜若狂，而又百思不得其解。她真实的想法乃是：你是社会的弃儿，我也是。这个世界千方百计地来挫败你，对于我呢，则企图将我从上流社会赶出来，尽管我觉得自己无论性情还是其他方面都属于上流社会。你痛恨这个社会，我也是。那么，让我们结成一队，我们是漂亮、坚强、聪明、勇敢的一对，但我们的结合是相互平等、互不隶属的。如果我们之间缺乏诚意，那么这种未经社会认可的结合就不可能持久。这就是她此时此刻来到考坡伍德身边的动机所在。

尽管考坡伍德了解贝丽莱西的魄力和机智，却也没有完全料到她这一决定背后竟有那么多想法。在她到来的那个冬日的夜晚，看着她凛冽寒风下仍然美丽动人、风采依然，他简直不知她是不是思维缜密、精神正常。从这么一位满面笑容、轻松快乐、仪态万方的年轻姑娘嘴里居然讲出这些话，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他想都没想过。然而事实即是如此。此刻，她勇敢而内心又略带胆怯地站在他的面前。她对他不仅毫无恶意，反而可以说是带有爱意——如果说她愿意在这些条件下，陪他度过残年，并委身于他也能称作爱的话。她坚信，只要两人通力合作，相互扶持，她就能通过他，并和他一起达到任何可能达到的成功。

在他们的这第一夜，考坡伍德转身望着她说道：“可是，贝丽，我真的想知道你怎么会突然作此决定。想想看，你恰恰是在我刚遇到人生第二次重大挫折时来到我的身边的。”

贝丽莱西的蓝眼睛中现出温柔的目光，就像一件温暖的大氅或飘散的乙醚罩住了他。

“要知道，这几年来我一直在想，你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不断从报上读到有关你的事。就在上个星期天，我在纽约从《太阳报》上读到整整两页关于你的文章，这让我对你有了更好的了解。”

“是报纸！真的吗？”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并不是他们批评你的那些文字，而是他们拼凑起来的事实——如果那真是事实的话。你从没爱过你的前妻吗？”

“刚开始是爱的。不过，我和她结婚时还是个年少无知的青年。”

“那么现在的考坡伍德太太呢？”

“哦，艾琳，我一度很在乎她。她曾经为我付出过很多，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何况，当时她是那么、那么地令我着迷。但那时我还是太年轻，不像现在这样追求精神上的满足。但这不是艾琳的错，实在是我当时太少不更事。”

“听你这么一说，我感觉舒服多了，你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冷酷无情。不过，话又说回来，我现在毕竟比艾琳年轻得多，但是我有种感觉，要是我长相不好，我的心灵对你恐怕也没有那么重要了吧？”

考坡伍德笑了笑，说道：“一点儿没错。我是这样的人，我不愿为自己辩解。不管明智与否，我首先考虑的总是自己的利益。在我看来，没有其他的标准可循。或许我是错了，但我想大多数的人都跟我想的一样。也许还有比个人利益更重要的东西，但一到追求个人利益方面，人们总是假装是为了别人。”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贝丽莱西说。

“我尽量想使你明白一件事，我并不想缩小或低估自己可能对别人造成的伤害。人生短暂，时事变迁，痛苦也随之而来。我只想将我眼中的实情和盘托出，以便你能够了解我。”考坡伍德说着，深情地对她笑了笑。

“谢谢，”贝丽微笑着说，“但你也不必觉得像在法庭作证似的。”

“也差不多吧。但请允许我对艾琳的事做点儿解释。她天性仁爱、感情丰富，但却不够聪明，不能适应我的需要。我很了解她，也

非常感谢她在费城为我做的一切。当时那样做，对她的声誉很不利，但她却不曾离我而去。因而现在我也不能离她而去，虽然我已经不可能像从前那样爱她。她随我的姓，住我的房子，她觉得这两样都理所当然的是她的。”考坡伍德迟疑了一下，不知贝丽莱西作何想法。“你能理解，是吧？”他问道。

“是的，不错，”贝丽莱西大声说道，“我当然理解。我不想在任何方面对艾琳的生活有所打扰。我可不是为这才来到你身边的。”

“贝丽，你真是慷慨大方，不过这对你自己太不公平了。但是，我想让你知道，你对我的整个前途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你可能不知道，但我此时此刻必须向你承认，我追你追了八年，不是没有缘由的。这说明我爱你，深深地爱着你。”

“我知道，”贝丽莱西深深地为他的表白所感动，柔声说道。

“整整八年，”考坡伍德接着说下去：“你一直是我的梦中情人。”

他停下来，想去拥抱贝丽莱西，但当下又感觉不妥。于是，他伸手从马甲口袋里掏出一只扁扁的银圆大小的金盒，打开来，递给她。盒子里嵌着贝丽莱西的一张照片，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瘦削、纤弱、傲慢、沉默、淡然，一如眼前的她。

贝丽莱西看着照片，认出那还是她和母亲在路易斯维尔时拍的。当时她母亲颇有资产，在社交圈中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而今是时过境迁了，为此，她忍受了多少痛苦呀。她盯着那幅照片，往日愉快的情景浮现心头。

“你从哪儿弄到的？”她终于开口问道。

“从你母亲在路易斯维尔的梳妆台上，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它。不过，当时不是放在盒子里的，盒子是我后来配上的。”

考坡伍德小心翼翼地合上盒子，放回衣袋中。“从那以后，它从未离开过我身边。”

贝丽莱西微微一笑，说：“我希望没给别人看见过，上面的我还

是个孩子呢。”

“不管怎么样，我理想的人就是你。从前是，现在更是。当然，我身边不缺女人，我总是视当时的心情和冲动跟她们周旋。但是，我对自己真正需要的人，是有考虑的。我一直梦想遇上一位像你一样坚强、敏感、富有诗意的女孩儿。你怎么看我无所谓，但是我希望你评论我时，不要看我说了什么，而要看我做了什么。你说之所以会来到我身边，是因为觉得我需要你，我的确需要你。”

贝丽莱西挽着他的手臂，平静地说道：“我已经决定了，我一生能做的最大的事就是帮助你。但我们……我……我们谁也不可能随心所欲，这你是知道的。”

“一点儿不错。我希望你跟我在一起能感到快乐，我也希望能开开心心地跟你在一起。当然，假如你有什么烦恼，我也不会快乐。在芝加哥，尤其在这个时候，我必须步步为营，你也一样。所以，你待会儿就得回旅馆去。你十一点左右给我打个电话，到时候我们再好好谈谈。但是，等一等——”考坡伍德挽起贝丽莱西的胳膊，把她带到卧室。他关上门，轻快地走到屋角一个漂亮、精致的大铁柜前。他打开锁，拿出三只小托盘，里面放着一些珍藏的古希腊和腓尼基的戒指。他将那些戒指在她面前依次摆好，说：“你希望我用哪一颗向你求爱呢？”

贝丽莱西从来都是别人恳求的对象，这次也不例外。她纵情地，又故作毫不在意地细细端详、把玩着那些戒指，看到中意的，就发出一声赞叹。最后，她说：“女巫喀耳刻可能会选这只弯曲的银蛇，美女海伦也许要这只青铜花的指环，美神阿芙罗狄蒂会喜欢手臂和手环绕宝石的这只。不过，我不只看漂亮。我就要这只晦暗的银环，又漂亮，又有力量。”

“总是出人意料、别出心裁！贝丽，你真是无人可及！”考坡伍德赞叹道。他温柔地吻了吻她，把戒指套在她的手指上。

第二章

贝丽莱西在考坡伍德失意之时来到他身边，令他再次相信世事难料，人生福祸莫测。尤其是，这使他相信他要时来运转了。在他眼里，贝丽莱西自私、沉着、喜欢冷嘲热讽，但是不像他那么冷酷无情，而且比他更浪漫诗意。他渴望金钱，为的就是能任意发挥钱的威力为他所用；而贝丽莱西呢，则希望借助于金钱的权势来展示她那种令人捉摸不定的气质，这会令她更加迷人，符合她的审美情趣。她并不想通过某种艺术形式来表现自己，她想使自己的生活以及个性本身成为一种艺术。她曾不只一次地想过，要是她拥有巨额财富，她会多么富有创造性地运用它。她不会把钱挥霍在购置豪宅巨院，或讲究排场上，而宁愿在她的周围营造一种优雅迷人、超凡脱俗的境界。

但她从未向人吐露过这些想法。说得更确切些，这是她与生俱来的，这一点，考坡伍德始终没能看透。他知道贝丽尼丝是个纤弱、敏感、难以捉摸、神秘莫测的人。因此，他从未厌倦于对她的观察，一如他从不厌倦观察自然：新的一天，奇特的风，物换星移，景致更迭。明天会是怎样的一天呢？他下次见到贝丽莱西她会是什么样子呢？他讲不出来。而贝丽莱西虽然知道自己不同寻常的个性，却也无法让考坡伍德或别人明白。她就是这样的人。就让考坡伍德或别的什么人都这样看她吧。

除此以外，考坡伍德还觉得她有点贵族气质。她那种娴静而自信的神态，令所有接触她的人都情不自禁地对她肃然起敬、侧目而视。考坡伍德注意到她在这方面的与众不同，深感喜悦和得意。这

正是他内心(即使是下意识地)一直倾慕和渴望一个女子所具有的品质。她年轻、美丽、聪慧而娴雅,是个颇有教养的窈窕淑女。早在八年前,在路易斯维尔那个十二岁的小姑娘的照片上,他就感到了这一点。

现在贝丽莱西终于来到了他身边,但他却又在为另一件事而烦恼。他热烈地,而且,目前看来也是非常真诚、绝对专一地爱上了贝丽莱西。但他是否真的义无反顾了呢?经历了第一次婚姻之后,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及经过那么严肃而无聊的家庭生活之后,他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一般的爱情婚姻法则对他是不适用的。这一点已从他当年跟年轻漂亮的艾琳的私通上得到了证明。虽然他最后娶了艾琳以报答她的忠贞和为他作出的牺牲,但这一举动,与其说是出于真情,不如说是出于道义。在那之后,他认为自己无论是在情欲上,还是在感情上都完全自由了。

他并无心尝试,更不奢望所谓永恒不渝的爱情。但是,八年来他始终在追求贝丽莱西,现在却不知如何诚恳地向她表达自己的爱意才好。他知道,贝丽莱西非常聪敏,有很强的直觉。对一般的女人,撒谎即便不能欺骗她们,也足以抚慰她们,可要是用来对付贝丽莱西,恐怕他一点好处捞不着。

更为糟糕的是,这个时候在德国的德累斯顿,还有一位叫作爱丽特·威恩的姑娘。就在一年以前,他才和她勾搭上。爱丽特以前居住在美国依阿华州的一个小镇上,她急于摆脱那种扼杀她天份的命运,于是写信给考坡伍德,并附上了一张迷人的照片。没有收到他的回信,她就借钱亲自跑到他在芝加哥的办公室。她的照片虽然毫不令人动心,她的个性倒是起了作用。她不仅大胆自信,更有一种令考坡伍德颇为同情的气质。此外,她并不纯粹为了追求金钱,她真的喜爱音乐,并有一副好嗓子。考坡伍德相信这一点,于是决定资助她。爱丽特还带来了有关她家庭境况的令人信服的证据:一张照片,上面是她和寡居的母亲——当地的一个售货员,相依为

命的小房子。此外，她还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她的母亲如何含辛茹苦地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如何不惜代价成全她的雄心大志。

当然，爱丽特用来实现理想的那几百块钱，对考坡伍德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何况，任何一种形式的野心都会引起他的好感。现在他为这位姑娘深深打动，开始为她筹划未来。他暂时让她在芝加哥接受最好的训练，将来，要是证实她确是可造之才的话，再送她出国。但是，为了避免自己在各方面受到连累或牵扯，他特意安排了一笔专款，用以维持她的生活。现在这笔钱仍在继续支付。他劝她把母亲接到芝加哥来同住，于是为她租下一座小房子，将她安顿了下来，并派人去接来了她的母亲。不久，考坡伍德即成为一位常客。

爱丽特天资聪颖，又踏踏实实要干一番事业，因此他们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欣赏、相互爱慕的基础上的。没有任何诱惑会促使她做出任何有损于他的事。就在贝丽莱西来芝加哥前不久，他才说服爱丽特前往德累斯顿，因为他知道自己不会在芝加哥久呆了。要不是因为贝丽莱西的突然到来，他现在恐怕正准备前往德国探望爱丽特呢。

可是现在，跟贝丽莱西一比，他感到爱丽特对他再也没有肉体上的诱惑了。无论是在这方面，还是其他方面，贝丽莱西都已将他的身心完全吸引住。但是爱丽特的艺术天份依然令他感兴趣，他关心她的成功，想要继续资助她。只是现在，他觉得最好还是将她从自己的生活中完全撇开。这对她并没有什么。她曾经有过她的好日子，该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始了。若是贝丽莱西以分手相逼，要求他在爱情上绝对忠诚，他定会竭尽全力顺从她的意愿。她的确值得他作出哪怕是重大的牺牲。步入中年之后，他从未像现在这样充满幻想和希望。

第三章

第二天早晨，十点过一点儿的时候，贝丽莱西给考坡伍德打了个电话，两人约好在他的俱乐部见面。

贝丽莱西从专用扶梯一踏进考坡伍德的公寓，就发现他正恭候着她。客厅和卧室里都摆着鲜花。可是他似乎仍不敢相信这飞来的艳福。所以当她不紧不慢地登上楼梯，微笑地瞧着他的时候，他焦灼不安地扫视了她的脸一眼，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的迹象。直至她跨过门槛，任他一把捉住，紧紧地拥入怀中，他才感到释然。

“你真的来了！”他快活而热切地说道，同时停下来端详着她。

“你以为我不会来吗？”贝丽莱西被他脸上的表情逗乐了，于是问道。

“哦，这可说不准，从前我叫你做什么事，你都是不肯兑现的。”

“没错，但你知道那是为什么。现在可不同了。”她说，将嘴唇凑了上去。

“要知道你的到来对我的影响有多大，”考坡伍德兴奋地说道，“我通宵都没合眼，就好像我根本不需要睡觉似的……珍珠般的牙齿……蓝灰色的眼睛……玫瑰般红润的小嘴，”他一边赞叹着，一边吻着她的眼睛，“还有这阳光般灿烂的金发。”他爱慕地抚弄着她的秀发。

“你怎么像个孩子得了个新玩具似的！”

贝丽莱西善解人意而亲切地微微一笑，这令他不禁心池荡漾。他俯身将她抱了起来。

“弗兰克！放手！我的头发……你把我浑身上下都弄乱了！”

考坡伍德把她抱入隔壁的卧室，贝丽莱西一边笑着，一边抗议。卧室的壁炉里似乎有火焰在摇曳。他不肯松手，于是她便一任他脱去她的衣服。他那猴急的模样，令她忍俊不禁。

一直到将近傍晚时，考坡伍德才心满意足，或者像贝丽莱西说的那样，头脑清醒地谈话。他们在炉火边的茶几旁坐下。贝丽莱西一再表示渴望留在芝加哥，以便能长久地跟他在一起，但他们得小心行事，以免招人注意。考坡伍德表示赞同。现在正是他最声名狼藉的时候，尤其是大家都知道艾琳住在纽约，和任何一位像贝丽莱西这样迷人的女人成双出入，都必然招致潮水般的评头论足，所以他们要避免结伴出行。

接着他谈起有关申请延长特许经营权的事。照现在的情况看来，是申请不到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得停止铁路方面的工作，更不是说他失去市区铁路的财产。这些铁路是他花费多年心血才建成的，那些股票已卖给成千上万的投资者了。如果没有合法的法律程序，谁也休想从他或他的投资者手中夺走。

“真正该做的，是找个金融家，或一个金融集团，或一家大公司，以公平的价格，将这些财产全部收买过去。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成的，说不定要花很多年时间。事实上，除非我亲自出马，以我私人的名义请他们帮助，是不会有人主动上这儿自愿买下的。他们都知道，要经营好市内铁路，还要盈利该有多难。即使我的对手，或哪个外地的公司有心来尝试经营这些铁路，也得经过法院仔细核准才行的。”

考坡伍德坐在贝丽莱西的身边，絮絮叨叨，仿佛她是他的合伙投资商，或是金融界和他旗鼓相当的人物。尽管她对这些金融上的具体细节没有多大兴趣，她却明显地感到他对此类事物的浓烈兴趣。

“噢，有一点我非常清楚，”这时，她插嘴说，“你永远不会被真正击败的。你太聪明、太能干了。”

她的恭维逗得考坡伍德喜笑颜开，他说：“也许吧，总而言之，这一切都需要时间。也许要过好几年这些铁路才能脱手，这样一来，我就可能在某些方面被拖垮。假如我想搞点别的产业，就会因为这儿迁扯太大而无能为力。”他灰色的眼睛朝着空中凝视了片刻。

“现在有了你，我一心向往的是，”他沉思着说，“能与你双宿双飞、寄情山水、傲啸山林。我已经辛苦得够了。对我来说你比金钱不知要重要多少。真是奇怪，我突然感觉我这一生，过得太辛苦了。”他微笑着，抚弄着她。

一席话，听得贝丽莱西心中充满了骄傲和力量，一腔柔情油然而生。

“说得对极了，亲爱的。你就像一部巨大的引擎，或是机器，开足马力，却又不知开往何处。”她一边说，一边拨弄着他的头发，抚摸着他的脸颊。“我一直在想你的一生，以及你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就。我想你应该出国走一走，去看看欧洲。在芝加哥除了赚更多的钱，真想不出你还能干什么。芝加哥是个毫无生趣的地方，这儿真是糟透了。”

“噢，我可不愿这么说，”考坡伍德替芝加哥辩解道，“它有它的好处。我来这儿原本是为了赚钱，这一点，我倒没什么可抱怨的。”

“哦，这我知道。”尽管他在这儿的事业给他带来不少的痛苦和烦恼，他却还尽力为它辩护，贝丽莱西不禁觉得好笑。“可是，弗兰克，”说到这儿，她犹豫了一下，斟酌着该如何措辞，“你知道吗，在我看来，你的抱负远远不止这些。我一直都这么想。你不觉得该撇开生意，休息休息，四处走走，看看大千世界？说不定会赶上些好事，比如什么大的公共项目啦，虽说赚不了多少钱，但却会给你带来名誉和声望。你也许能在英国或法国有所作为也说不定。我很乐意跟你一起上法国。何不到那儿给他们来点新玩意？伦敦的交通状况怎么样？诸如此类，都不错啊！无论如何，离开美国吧。”

他赞许地朝她笑了笑，说：“哦，贝丽，面对你这么一位长着漂亮的蓝眼睛，留着一头橘红色头发的美人，在这儿大谈什么生意经，可有点儿不太合情理。不过，你的话很有见地。下月中旬，或许再早一点，我们一道出国去，就你和我。那时我可以做点让你开心的事，就在不到一年以前，有人曾带着建造伦敦地下铁道的计划找过我，当时我忙得无暇顾及。但现在……”他轻轻地拍拍她的手。

贝丽莱西满意地笑了。直到夜幕降临时，贝丽莱西才微笑着谨慎而矜持地登上考坡伍德叫来的马车，缓缓离去。

过了一会儿，考坡伍德越发精神焕发地走了出来，此时他心里想着明天让律师安排一下，去会晤市长和其他市府官员，看看能否找到办法抛去手中大量的各种股票。然后……然后……好了，有了贝丽莱西，他此生最大的梦想已经实现了。失败了怎么着？何况根本就没有什么失败可言！是爱情创造了生活，而不单单是财富。

第四章

考坡伍德提到的来自英国方面的意向，是大约一年以前，两个爱冒险的英国人，菲力普·汉萧和蒙坦古·格里夫斯向他提出的。他们带着伦敦和纽约几个著名的银行家和经纪人的信件，自称是承包商，曾在英国和其它地方承建过铁路、市内铁道和工业厂房。

前些时候，他们已向电气交通公司（为发展铁路事业而建立的一家英国公司）投资了一万英镑，用以建筑一条从伦敦中心的查林克劳斯车站到四五英里外的一个日益扩大中的住宅区汉普斯戴德的地下铁路。这个计划的前提是：这条路线竣工后，查林克劳斯车站（东南铁路的终点站，通往英伦南部和东南沿海地区以及与欧洲大陆来往的重要干线之一）与休斯顿车站之间实现直接通车，休斯顿车站是伦敦和西北铁路的终点站，通往西北部，与苏格兰连接。

汉萧和格里夫斯对考坡伍德解释说，这家电气交通公司已经缴足三万英镑的资本，并且成功地说服上下两院通过一个“法案”，允许他们建造和经营这条特定地下铁路或路线并拥有其所有权。不过与英国大众对其议会的看法恰恰相反，真要通过该法案，得花费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格里夫斯和汉萧暗示道，这笔钱并不直接付给某个特定集团，而是用以想方设法夤缘某些人。这一点考坡伍德完全理解。这些人身处有利的地位，能左右委员会的意见，这可比局外人莽莽撞撞直接来申请一项价值连城的公共事业的专利权要方便得多。何况，在英国，这种特权一旦获得，就是永久性的。为此，他们求助于一家叫里德—布洛克—约翰逊—强斯的联合律师事务所。这家赫赫有名的律师事务所可谓是人才济济，荟萃了伟大帝国